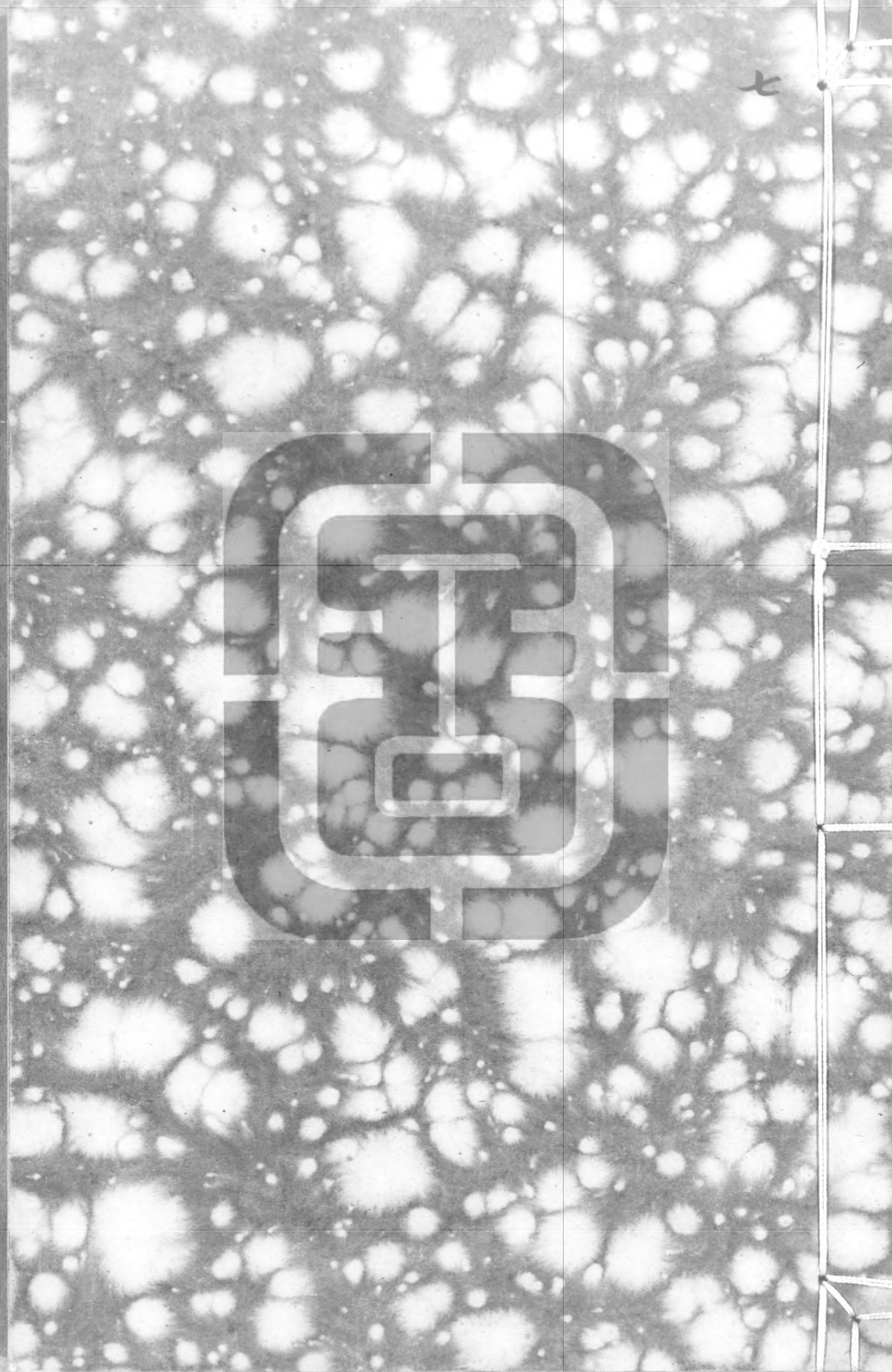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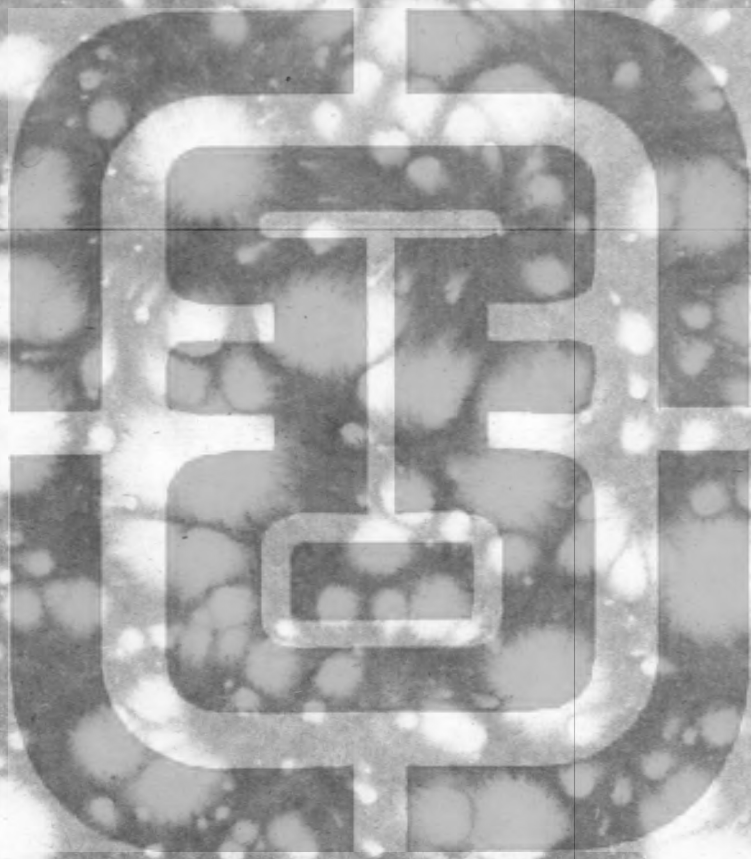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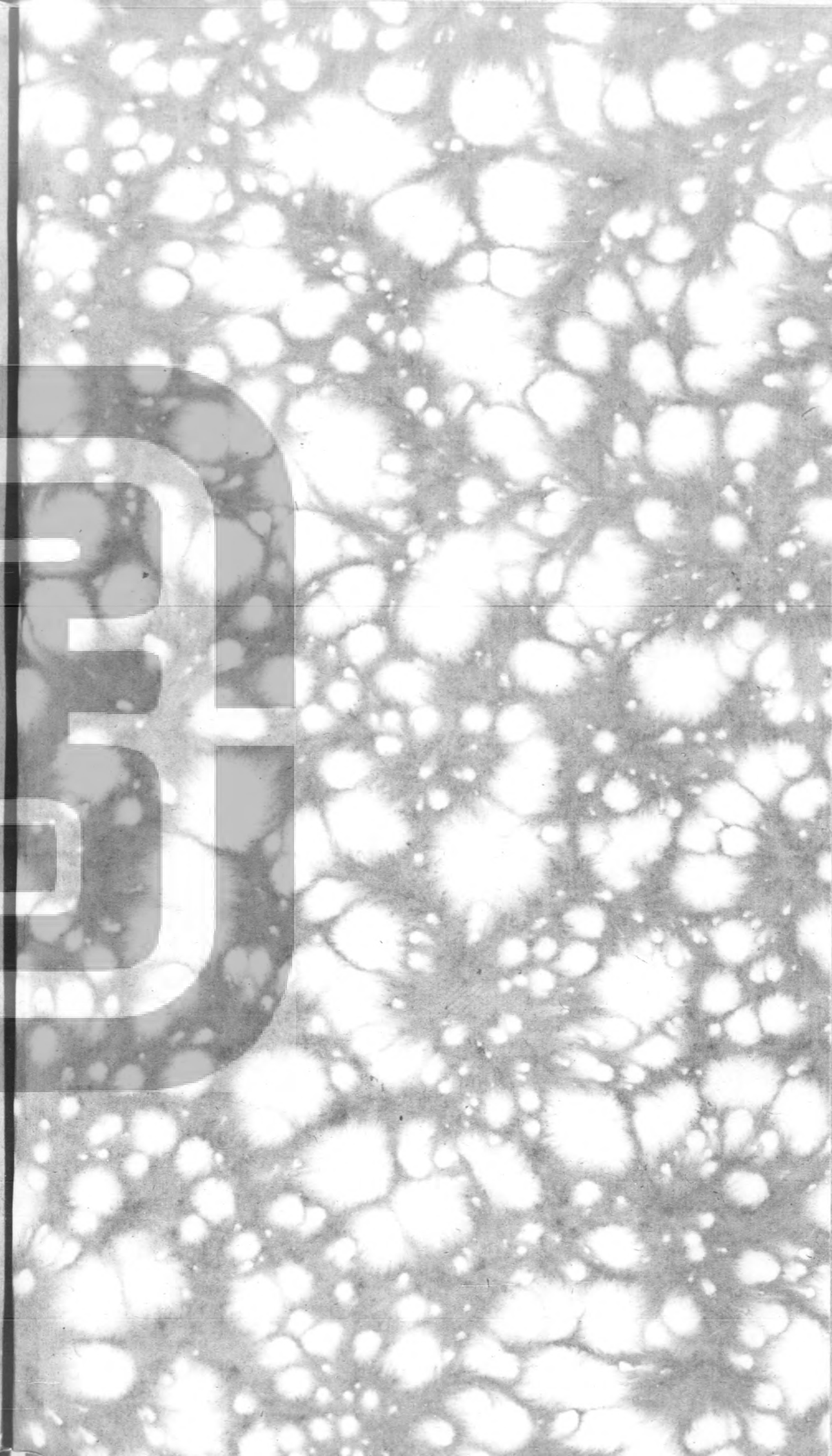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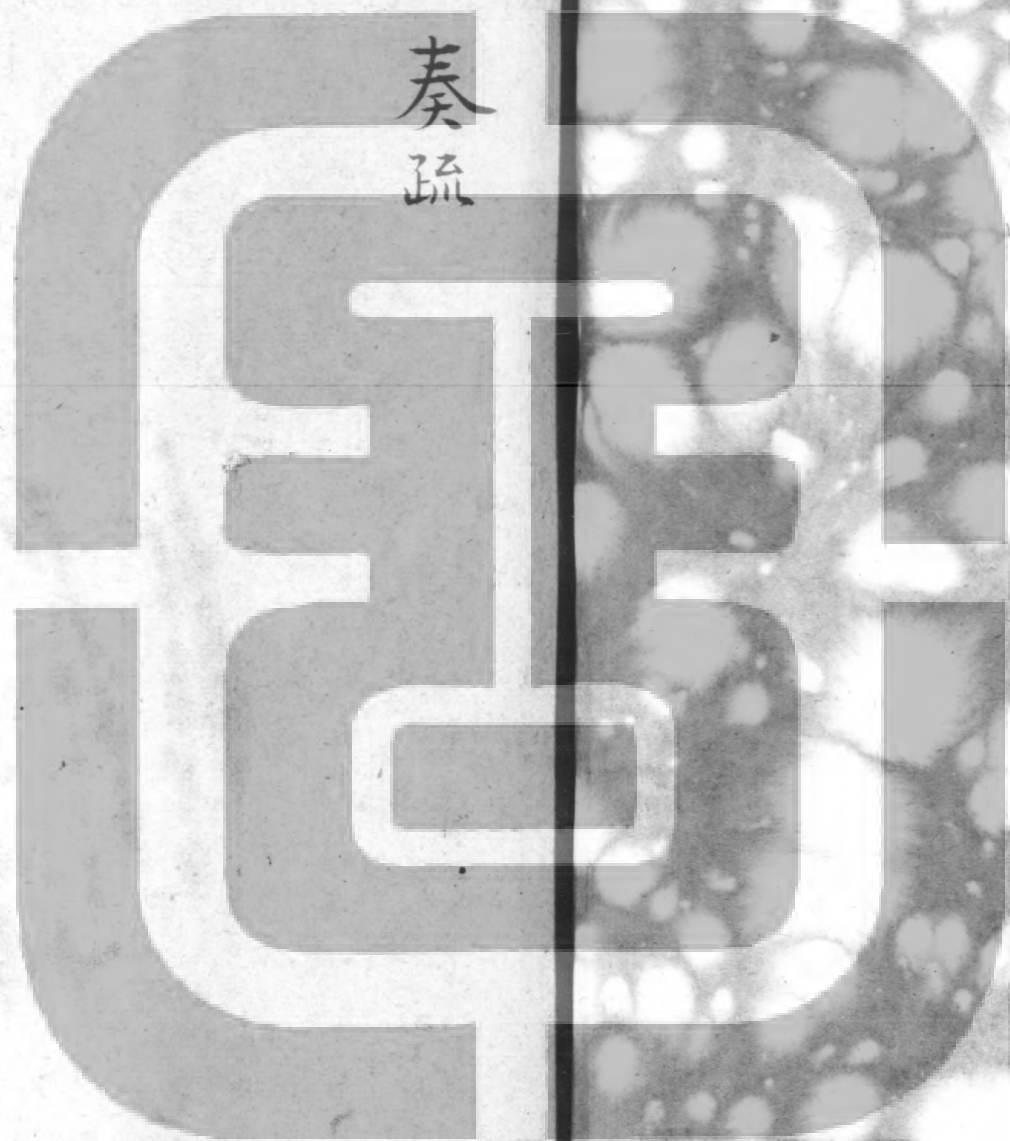


行状

祭文

奏疏

寶菴集



寶菴集卷之十九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行狀

先考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觀海府君行實

萬曆丙戌八月乙亥先府君以南京兵部右侍郎薨于位越十日訃至京師不肖芳慟絕復蘇已竊自慮曰如吾府君何以死也豈其夢耶比發書則芾芬二弟手跡宛然信矣於是籲天而

呼曰天平如吾府君何以死也又十餘日不肖
迺克伏闕上書言狀粗及府君平生天子
爲下禮官議卹矣於是不肖始匍匐出都門道
中念府君生平輒哭哭已輒述而登之楮則又
哭以次投笥中比歸又三月喪事小間迺出而
錄之則已數十紙然於府君盛德懿行其畧者
什不得一二卽其詳者亦僅彷彿而不能真也
嗚呼痛哉痛哉雖然非是則安所藉手以干
執事者敢摭次如左吾顧氏世著於吳至吳丞

相雍益著子孫自吳徙滁陽自滁陽徙崇明又
徙太倉始居太倉者諱伯善伯善生榮二榮二
生元市船司正觀觀五傳而至我高祖耕雲府
君諱珩珩生曾祖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默菴
府君諱鑑鑑生祖贈中憲大夫前刑科給事中
思軒府君諱濟配陸氏累封太恭人舉兩子長
太學生諱樅世稱爲玉陽先生以奇節顯而府
君其仲也府君諱某字行之仕至南京兵部右
侍郎益自默菴公以德行操誼表其鄉所佑啟

弘矣而思軒公繼之廉直端厚有聞于官有施
于家而不究其用故積而發於府君府君生甫
三歲先黃門公見背府君纍然恃太恭人以養
以長而先伯父玉陽公性友愛遇府君嚴而有
恩是時家中微役侮狎至常獨身操門戶以寬
府君於學而府君年雖少卽痛自砥礪有亢宗
之志輒負笈從山中讀書經時不歸堅苦無與
比以是學蚤成十九歲補州弟子員二十四舉
鄉試益湛於學又六年先伯父亦卒府君念太

恭人漸老無他子遂欲罷禮部試而太恭人性
故嚴以大義讓府君不得已始受命計偕遂以
明年三月成進士是爲嘉靖之癸丑其年六月
授行人得先黃門起家故官及冬奉使南粵歸
省太恭人于家父老親戚人人動色以爲黃門
不死矣府君筮仕已能疑然自立使粵餽遺無
所受兩臺及監司使者咸禮重之居京師闔門
讀書不妄造請清素簡約如儒生當是時分宜
相用事其胄子張甚所薦達臺省要職非故所

善客卽以重賄得之而府君資望顧爲公議所
許竟不得僅量移司副而已家人皆恚而府君
夷然不屑也嘗稱曰今之爲臺省難欲爲要官
不必爲端人欲爲端人勿爲要官且吾有老親
在未得旦夕諫爭死職下也造物者誠知我便
我何恚爲久之遷爲司正又遷爲刑部湖廣司
郎中益簡澹自如而是時高安吳文端公山爲
宗伯名好士頗能與政府爲異同一日見府君
古文于他所且廉知府君素賢亟爲賞歎曰是

人非特法吏才也嘗有意徙爲其曹郎及已未
會試當府君分考上其名政府而皆爲分宜所
裁府君於是知不爲時所容矣而先是先妣王
淑人先伯母周孺人相繼卒于京師府君益鬱
鬱不樂遂請告歸歸滿三歲分宜敗乃起補故
官府君居刑曹名爲最精法比蓋自其爲行人
時輒已時時取律令讀之嘗曰是三尺者人主
所寄以民命者也平時不豫習他日當事睨猾
吏面孔鮮不爲所上下矣居曹時時爲同僚講

說剖析諸公咸服其精獄詞立成于手中胥吏吐舌不能贊一詞而府君天性仁恕意在平反全活囚被其訊鞫者咸自以不寃是時府君益漸爲諸公所知而安陽郭相公朴尤甚時郭在吏部將改用府君而府君雅不樂居內以太恭人老就養非便也於是得擢爲饒州守饒在江右名劇郡府君爲治要在崇大體尚教化懲貪殘浮蠹而尤孳孳以飭躬愛民爲本然皆絕去矯飾發於至誠在饒四年不以一錢入私藏臨

當以遷行而藏吏白藏中僅月奉四金而已餘益推以佐公費也民間至有但飲饒城水之謠郡瀕湖地卑水溢漂民廬傷稼流亡載道府君百方賑之所全活萬計往時郡邑災諱不以告府君獨流涕白言其狀卒得蠲賑民賴以甦當府君之甫下車也郡事山積拳桎充庭猾胥窟穴其中爲奸利府君窮日夜搜剔疏雪三月而理期而公庭若掃囹圄幾空陰察諸吏胥豪猾亡狀者籍其名一日悉召置庭中數其狀按

籍斥出之且重懲其尤者一二餘皆惴惴奉法
歛手坐吏舍中不敢私受民間一錢初訟者從
下邑來輒裹旬月糧以從府君頃刻決遣卽被
杖辟亦叩頭心折去毋論直者自後邑民皆不
樂屬其令願屬府及他郡民間風者咸願屬饒
而至府訟者自是不齎糧以爲常浮梁之景德
鎮陶器流被天下五方襍居奸民多伏匿其間
而又與安仁錯壤依阻山峒其民羯羗好爭兩
邑民以忿鬪屯結至千人揭竿嘯呼有日矣幾

釀大變而時府僚治陶者愕眙束手府君適以
行視上供器至聞之從輿中口占榜示諭以
禍福甚辨且曰良民毋動動者卽爲亂民而黠
民故已逆懾府君威聲卽日解散府君密調其
首亂者擒治盡伏辜一境遂全時時與諸邑長
爲約吾不使人溷若縣庭縣亦毋怠吾事事不
足煩賢令者吾力能得之上官不以累若也故
府無長役縣無橫需而官事亦辦上官亦徃徃
知府君曰吾不敢以文法加饒州也直指使者

以歲時按郡於所部吏民一亡所問曰賢太守
業已治之矣以是府君亦得展其意饒民頗囂
訟訟所株連恒數十人府君察其情起纖芥或
多註誤徃徃不用箠楚而決罪可縱舍一時罷
遣之亡所問以是治名爲平然至豪右巨奸輒
引法痛懲不少貸淮故悍王嚴府君重于監司
直指常勅其國人毋得撓顧使君法而府君顧
深求其疾苦宗儀歲祿恒以時給之爭爲之語
曰孰謂顧使君戇而寔生我士大夫造請不以

情者累至弗爲聽而人悉府君素仁又感其輸
寫不怨也在郡所甄拔士率以次獲雋時號府
君知人府君於吏民無貌言無隱衷其於官事
纖悉防慮必計久遠不啻如家事也俗傳清明
夜雨無麥是日微陰而晦府君愀然動色府僚
適有公宴辭不赴曰無麥則無民吾獨何心飲
酒乎比開霽乃喜久旱將雩吏以禁屠請府君
曰寧知僚屬間無私食酒脯者乎而獨禁諸民
未矣是責在予爲竭誠齋戒卜日露禱澍雨隨

降且環饒之境而止行旅莫不傳稱歎異之其
他若復鄭氏之流竄反戴氏之山場皆歷政未
白之寃而府君一聽而直之饒人相驚以爲神
明久而懷府君益甚至於今二十餘年矣每上
令一不便如往者丈量之事起輒族立而咨曰
令顧使君在而忍令吾屬至此蓋府君去饒時
郡人相率謀立石頌府君德且尸而祝之而府
君辭甚峻迺弗果爲後十餘年府君方乞身林
居饒人始卒爲之時時因吳人問府君安否貌

老壯何若及得一吉事欣欣相告如其家有之
而賢士大夫論者至以配顏范兩公而三云乙
丑大計府君治平爲天下最又明年遷湖廣按
察司副使治辰沅是時陸太恭人年八十餘矣
府君念道遠不能奉板輿則謀乞養而太恭人
不許且踴躍爲府君先乃黽勉上道及九江風
濤喧豗太恭人夜寢稍不安府君竊歎曰柰何
奉衰慈涉此畏途報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一
官何啻涕唾哉遂密具疏發使而後以聞太恭

人始若不憚而終安之自是依依膝前者三年
旦而候美寢晝而視七箸所以娛養者百方太
恭人以天年終而府君猶毀墓踰節喪葬一準
家禮間參以歲時鄉俗而要丕詭於古搢紳間
稱之既免喪府君意不樂出而諸公多勸駕者
以故遲迴久之廼起補廣西按察司副使廣西
介在南徼俗樸陋少事而府君所職清軍驛傳
於事尤簡然是時 朝議方遣御史專勅清軍
至廣右得餘干李公願府君佐李公行事精心

稽覈且陰爲調劑其緩急李公性嚴而府君輔
以寬簡以故事集而民不擾其後李公常稱服
焉靖江王頗悍欲以事嘗府君名其所遣人爲
馳驛府君詫曰王不曉國憲耶惟 天子得賜
馳驛王國而何敢干之將罪其主者王大慙沮
有民田與府屯地犬牙相錯并籍之府君卒還其
地于民王又大沮終府君任無迂言嘗一署司
篆及攝理他道府君不傳舍視之平讞釐革必
殫厥心未幾以賀 萬壽入都歸而府君意已

勅遊矣明年萬曆丁丑卽家進貴州叅政俄又
進爲廣西按察使屬不肖方亦以是時成進士
舉制科府君遂上疏稱病坐臥不起蓋徜徉林
壑者又七年而會權相事敗 天子側席老成
搜羅遺彥當道有推轂府君者乃起爲山東按
察使甫到官使者當錄囚責省大辟數千人府
君窮日夜治爰書手自叅駭以語語得情平反甚
衆未幾使者當代以舉刺奪府君府君又窮日
夜諮訪所評隲咸曲當大要在涵茹保全而間

摘其亡狀者白請糾論如法使者初謂府君林
居久疑其老或遲重不及事乃府君精爽溢發
而練於吏術如素宦者始大歎服以爲顧公非
直德望優乃吏材亦何可及也是時府君履任
僅兩月例不得剡薦以爲恨而具揭銓部盛稱
府君大臣器焉是年冬^以惟南京光祿寺卿甫兩
月進爲應天府府尹三^年鞫浩穰而民間實苦彫
敝府君務鎮以寬靖兩京縣徭賦百出爲裁其
浮冗不經者卽闕貴勢弗避也錢穀出入吏胥

故有所逗撓而陰乾沒其中府君皆親與爲期
省除其耗會同館額馬諸曹稍有氣力者輒役
乘之而不給郵傳館人積以爲病然莫敢問府
君悉爲移檄還之館人便之乙酉當大比士先
期聘諸分考府君謂此弊孔所媒孽也乃謀之
府丞杜公某省當聘甘肅經皆勿豫定吏僅具牒
如式而虛其爲某省甘肅經字臨入封手署之加
私識焉分考入境卽已鐫別署毋令與府僚交
關計定乃發而後用事者一如府君策場屋爲

清當是時治聲流聞吏民相謂數十年以來爲
京兆者莫能及而府君顧意不自得以爲不如
鄉者治饒之快也未幾擢兵部右侍郎南曹大
率稱簡獨兵部當留鑰之任中外機務多所關
轄號爲煩而五年一考選軍政其事尤鉅是時
莆田郭公應聘爲尚書前郭公以中丞填西粵
嘗薦府君故相得甚而郭公又臥病悉倚辦府
君咨諏顛析殿最明允郭公畫諾而已諸鶻冠
子莫不心服而府君深自晦匿不敢居其名曰

寶齋集 卷之六
此郭公成筭也留都環衛之卒半於居民而苦
爲馬快船所累每十年所司審其有力者充爲
船甲中貴人歲時貢獻需索萬端有不能堪者
至自經或溺水死衛卒苦之逃亡者踵接中貴
人日橫而軍日瘠留都日虛府君憫念良久曰
我 皇祖建四十八衛以填京師慮豈輕也而
柰何浚削之至此郭公乞休去府君攝部篆是
時適以天變 詔求民間疾苦府君奮曰民瘼
有大此者乎 明主德意甚盛時不可失也遂

上疏痛陳其弊請如馬船例篙師皆顧募以充
且稍豐其直而減船額以就之大約費可二萬
五千金米三萬石衛卒樂輸者已萬五千金米
二萬石國家不過捐金萬兩米萬石而出數千
人於水火之中費小惠大留都隱然增磐石之
重最計之得者也 天子亟嘉納下所司議行
矣部議上更著爲令具如府君指而府君又念
事不慮卒不可與經久復謀之今尚書傅公上
四事曰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大要在

杜絕浮言區處糧餉而專委始事之臣責其成效則尤三致意焉疏下所司亦各爲議覆如指而南都數十萬衆莫不舉手加額歸德府君府君避不敢當曰主上仁聖大臣協德幸而不穀之說行不穀則何功之有比府君喪出國門而諸爲船甲者數千人祖祭道左號泣震野曰天何奪吾顧公之速耶而且肖府君像謀立祠焉是舉也事涉中貴他人彷徨首鼠懼不敢動或計以事且中格而府君獨毅然行之貽書不

肖曰吾晚年出山甚愧尸素藉此聊以報國耳濟不濟命也敢辭難乎蓋疏出而中朝士大夫皆推府君饒經濟事不擇夷險以爲旦夕且大用矣故訃聞之日無問識不識環聚咨嗟爲朝廷失一老成惜焉府君天性淳至其於忠信孝弟若饑渴之於飲食也方先黃門公蚤世而封公顧老壽亡恙最心憐府君府君當五齡封公恒抱置膝上爲譚古名賢烈士事嘗及張公藝九世同居以問府君曰若長願與兄同居否

府君輒隨聲應曰不願異也封公則大喜曰真
吾子也已持府君泣已又試問府君曰若長欲
作官否曰欲之卽作官亦要錢否府君輒又應
曰否封公則又大喜雪涕而府君時時泫然爲
不肖輩言之終身操行未嘗去此兩言也府君
少而莊太恭人之教比老猶然下氣怡聲恒若
恐傷之每太恭人意所至婉而承之卽意所未
至亦迎而導之若弗及太恭人性慈仁親戚間
以困迫來告者常惻然思拯之而其平生所最

親厚者屬意尤甚府君周卹調護務殫其心力
其人安太恭人乃安人以府君爲真能養志也
先伯父故子遇府君府君亦父事之始終不以
一錢尺帛自私業已爲公車士矣其在先伯父
前猶踧踖如兒子時不敢以鴈行進也事先伯
母甚謹伯父亡矣猶每事咨請府君官京師則
奉以從太恭人先伯母忘其孀居也比遘疾而
醫禱備至憂形於色每鄉里宴會不得已一往
未嘗不中席而歸益晚而益恭先伯父之遺孤

曰紹夔亦三歲而孤府君鞠而訓之皆與不肖等少而受書長而受室無一日不諧見者不知其異出也比不肖兄弟多居隘不能容然後府君別爲買宅且中分其產授之而總其家事自如曰吾不欲以妨其學也先伯父所遺兩女皆嫁之如已女長女歸周氏者無子而貧府君賙卹之無勸比歿而歛含之費皆府君出居常歎曰古人云死者有知生者不愧吾今者可以下見吾兄矣姑嫁王氏家圯子不肖當倭亂時親

戚人不相顧府君亦方避難僦居郡城卽迎養之歿而喪葬之如禮曰吾父同產獨吾姑姑吾父也舅老且貧爲延致之家養甚豐如是者數年死而厚殯之曰是吾母同產也吾母老矣卽日三鼎能幾何養舅廼以養吾母也姊嫁沈學憲紹慶病殆府君不解帶而視醫藥扶掖俛仰累晝夜不爲疲沈氏諸親相謂曰此顧氏之爲人弟者耶爲子如此亦稱孝子矣久之學憲亦卒俄而其二子相繼夭諸孫伶俜不自存府君

悉力經紀其家其族人且以爲奇貨將甘心焉
府君昌言斥之至蒙然恚而無悔色其孤孫女
未字府君育爲已女治奩具嫁爲名家婦曰此
卽再世矣猶吾姊也外王母顧氏歿而府君市
美材以殯外王父王翁藁葬四十餘年府君復
買地治窀穸舉而合葬焉謂不肖曰聊以報汝
母也族人千餘指貧不能舉火者壯未室者喪
久不葬者困徵役者冤不自白者望府君而趨
之若流水各得所欲乃去蓋府君門下無雜賓

他游狎好事少年曾不得一望容接而居恒晝
無虛席宵無長榻大抵皆親族之以窮來歸者
也府君計力不能具義田首立義塾羣族之子
姓誨之曰姑令讀書曉道理不陷爲亡賴子以
辱顧氏猶可耳初先黃門及封公繼亡獨先伯
父號爲壯子而是時甫自海上徙居千墩里人
侵侮狎至中以重役或起大獄窘之見謂几上
肉矣然有天幸得僅僅無敗至府君履宦籍三
十餘年絕口不及之且常陰爲左右其人其人

始不自安卒大慙服族長老或以爲言府君曰
吾常得左右素所怨者吾徼天幸厚矣平居舉
少年艱難以示不肖輩間及之且曰寧人負我
毋我負人是吾心也汝曹識之府君自入宦以
來家食之日強半杜門手一編所還往不過三
四故人皆少年諸生時同研席者文義杯酒歡
然終日了不涉門外事親故間有急或冤無所
白者亦徃徃陰爲手援其人知而來謝峻拒之
或有以橐金居間者府君曰吾義不以暮夜金

遺子孫亟去毋汙我邑有利病輒白陳其狀吐
露臆臆縣大夫素悉府君公廉而又事理洞著
莫不斂容受之萬曆卯辰之間吳中比遭大水
民間騷然邑南鄉有蓄穀數百者羣不逞之徒
從白晝剽取其家聚族而拒之誤殺二人剽者
益得氣謂且滅而種邑侯程君達私問計府君
府君曰此亂萌也不破常法大創之亂且四起
程侯如策尸死者于市又擒治其首亂者三人
立箠殺之而殺人者僅以贖論於是亂民惕息

萬曆七年己卯八年庚
辰十九年辛卯二十年壬
辰志皆不載大水作閩
不知何年辰也及考
閩海公卒于萬曆丙戌
年其在萬曆則此謂
萬曆七年指七八兩年
矣 觀海公有和王
子於閩中詩七絕五首
此詩所作也

而諸上官皆以程侯爲能當是時四方奸民相煽而動微府君難不獨在崑也江陵柄國不樂四方言災言者亦遂觀望持兩端府君自爲書遺大司農極陳東南天下根本羸憊已極宜稍事培植以遏亂源亟蠲之便且蠲舊逋以惠奸宄不若蠲見年以甦良民蠲存留以示洵沫不若蠲起運以弘大需言雖不盡行識者躉之每聞朝廷一善政出爲欣然喜見眉宇或令小不便輒仰屋竊歎臥不帖席恒曰吾世受一國

恩雖在畎畝亦何渠能恣然耶府君遇人無貴賤老少咸款曲有禮意至不肖人亦能容之然卒不可得而親也生而寬平洞達不爲町畦自諸故人皆稱府君舉動一如少年諸生時以是愈樂就之而中實介然纖悉不苟每義有不可屹然山立自謂賁育弗能奪之矣府君天性潔廉儉素在官率用私錢每去官官物皆籍而還之歲時得奉祿恒曰吾何功而享此朝廷不負吾輩類吾輩負朝廷耳平居稱曰吾以不

妄費當不妄取雖貴而自奉不改寒皲衣常數
浣食罕兼味自其少年時無狹邪之遊至終身
不蓄媵侍居第湫隘僅以一椽爲書齋偃休其
中而處之夷然曰吾以心寬愈於身寬蓋府君
於世味咸泊然亡營而獨勤課不肖輩讀書曰
農則汝曹力不任賈則吾無資以遺汝不學何
爲以故席宦資三十年而門戶常蕭然橐常枵
然用不給則猶不免稱貸而府君不自言貧也
立朝恬於進取意小不自得卽奉身而退無少

顧恡而自不肖芳濫竽朝籍尤時時念止足之
義曰吾祖宗積德施于后嗣吾不欲盡享之姑
以付兒曹可也其在留都遷少司馬屢書諭不
肖謀乞骸不肖念時方清明而陸太恭人嘗有
遺言于府君因婉諫府君少俟府君爲泫然而
止初陸太恭人受 誥封屬府君曰若幸徼
上恩及我於我過矣顧不知他日何以報若祖
若勉之哉至是府君當以來年二月滿三載考
於格當拜三代封庶以酬太恭人之願而不虞

寶齋集 卷之九 九
天之遽降斯酷也嗚呼痛哉痛哉府君生平不好爲貢高吊詭之行而諄諄用意務以天理人情爲致見世講良知之學者常曰諸君說則美矣然是塵羹塗飯之類也曷不講一恕字孔子固曰可以終身行之吾見能言良知而不能爲恕者衆矣以故府君操行貞不近名介不絕俗賢士大夫樂府君之溫而難其理卽壬人僂子憚府君之嚴而未嘗不歸其平泊夫家居無違心之行無爽實之言暗室屋漏獨處不愧誠心

質行貫金石而通鬼神者世或不得而盡知也府君生於嘉靖癸未四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丙戌八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四卒之日清明如恒時無片語及私僚然而逝訃聞於家親交百餘人逆之塗莫不雨泣至哭有失聲者下逮閭巷童兒孺婦咸曰天道無知以顧公之年而止於斯嗚呼痛哉痛哉配先妣累贈淑人王氏繼累封淑人孫氏子男三長卽不肖紹芳娶周氏贈孺人繼陸氏封孺人王淑人出次紹芾娶周

氏繼李氏次紹芬娶葉氏女一適歸起霽孫淑
人出所育女一適曹志忠孫男三同德娶周氏
同應聘沈氏紹芳出同吉尚幼紹芾出孫女三
長嫁金履莊次字王元爵次字于玉理曾孫男
二緝維不肖等卜以萬曆某年月日奉府君柩
安厝於六保尚書浦鳴字圩之新阡痛惟府君
已矣不可復作矣士挾片善徼一命者徃徃希
名于後世而府君砥行如此致位如彼 天子
亦且愍焉采禮官之議 予祭墓如制贈爲都
察院右都御史蓋不以不肖之哀籲爲阿私而
寵嘉之矣而當世之大人先生操華袞之柄者
又皆習府君之生平是府君死而可以不死也
不肖敢泣血撰述大畧上諸記室惟哀憐惠之
一言府君死不朽不肖輩亦死且不朽

先妣累贈淑人王氏行狀

王麟洲撰墓誌銘

嗚呼先妣淑人之棄不肖也蓋三十餘年於茲
矣而猶在淺土始淑人之喪歸自京師權厝于
祖塋之側而先君子之墓陸太恭人也謀并葬

淑人有日矣日者言不利而止於是將別爲兆
域而先君子方從宦四方再臥再起未遑窀穸
之事也比不肖官京師五年時時南鄉而望松
檟則愴然悲不自勝迺乞告歸請于先君子卜
地得吉將以今年丁亥襄淑人大事而不虞先
君子之奄至於大故也迺若冥契夫淑人之志
矣初淑人疾革而屬先君子曰君慎毋獨葬我
婦人無祿不遂偕老死卽枯骨猶君是依君誠
百歲吾不難暴露而俟君嗚呼今竟俟先君子

而合也痛哉痛哉淑人姓王氏王望自瑯琊於
吳姓爲甲簪纓相望而淑人之考處士公諱世
英以龐德稱娶顧顧亦雙鳳名族生三女而淑
人其仲也淑人生而穎秀父母奇愛之意不欲
以與凡兒而先君子雖少孤舉止岐嶷親黨間
或稱曰是兒雖無父亦不須父而立也處士公
聞而字焉淑人年十八來嬪于先君子是時吾
家中微先伯父玉陽公以壯子當戶困于外侮
先君子僅守章句門庭蕭然而淑人姊妹皆嫁

富人簪珥衣服甚都淑人以荆布委蛇其間而無愧色且捐其奩笥中所有以佐公家之急而獨時時勉先君子以力學意良懇曰是一編伊吾何可量也先君子歲讀書山中每時節歸省則淑人輒以絲枲女紅相對篝燈熒然迄丙夜迺息陸太恭人性嚴淑人事之莊甚旦暮起居視太恭人色溫迺進不敢惰見也有問則謹對所知而止不敢闌出入片言也居恒姑姊間語笑謹闕而淑人凝然自若罕或露齒與太恭人

連櫬而居竟日或不聞聲太恭人益憐之曰少婦似我先君子之事先伯父也謹而淑人與伯母周孺人相得尤歡先伯母贊太恭人操筦鑰而淑人恒推讓不敢俱家人或以事咨者使必請于周孺人迺決至一環尺帛有無共之終身未嘗名爾我而久之爲不肖芳擇婦得周孺人母弟鈺之女旣又自以弟一綸女字猶子夔以爲世誼纏結他日二婦之歡當如吾兩人亡疑也蓋用意深厚如此比卒而周孺人哭之慟曰

寶菴集 卷十九
吾與若左右手耳獨去我安之乎未幾周孺人亦卒久而太恭人念其言輒流涕曰如吾一時兩婦可復得耶人以爲顧氏世孝友淑人有力焉不肖生而羸淑人保愛之甚比稍長卽訓厲如成人不爲姑息至冠履小不當意亦譙讓加整拂焉而是時周孺人數舉子不育晚得弟夔頗以爲憂淑人輒自子之撫愛踰於不肖不知其異出也淑人天性貞確而尤明慧曉大義或以非意相干淑人內不能無恚而終忍不洩曰

事當顧大體柰何以兒女子口語傷之自年十八歸先君子三十三而卒處閨閣之日十九而先君子歲負笈游及以家事奔走無寧居其居室之日裁可什二三而先君子常稱曰當是時能使吾無內顧憂者汝母也淑人生以嘉靖甲申六月十三日以嘉靖丙辰五月初四日卒于京師之邸舍得年僅三十有三初以先君子守饒考績恩贈恭人最後先君子位叅政不肖芳承乏史局而屬以徽號覃恩淑人遂得加贈

今號云先君子位至南京兵部右侍郎頗以名
德見推於世先是先君子之謀葬淑人也不肖
以乞銘請先君子曰汝母壯而天涉世之日淺
其行業不能出閭閻而獨其可紀者婦德耳然
非吾莫悉也吾當自誌而銘之蓋屢握管屢輟
而竟未成也不幸先君子又見背不肖夙遭閔
凶孱焉何知其知淑人者又婦德中之梗槩而
已痛惟淑人之相先君子於時爲糟糠於義爲
雞鳴拮据艱難良以勤矣然甫及先君子之亨

塗而棄之先後舉男子子六人率以幼殤存者
惟不肖劬勞顧復百倍於世之爲人母者而竟
不待其立也其苦心懿行先君子且圖以一言
表諸幽而遽又溘然以遺孱焉何知之小子蓋
淑人死而猶嗇於遇如此嗚呼痛哉痛哉伏惟
大人先生於屬爲父行而甚習於先君子當淑
人蚤世時凡先君子所以追思愴悼之情狀皆
嘗目擊而愍之則因先君子而知淑人者宜莫
如大人先生也能言先君子之所欲言者亦莫

如大人先生也不肖紹芳等卜以某年月日奉先君子喪葬于 賜地而舉淑人柩合焉敢以不朽之計于 下執事儻 惠之一言以銘諸幽毋論不肖死不敢忘德先君子先淑人而有知也庶其瞑矣不肖不勝哀籲祈懇之至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主事鐵山沈先生

行狀

吳有隱君子曰鐵山沈先生以萬曆十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卒於家先生有六丈夫子丁丑之歲伯季並舉進士顯聞當世而先生後六年滿七十少子季文以虞部主事奉使過里爲先生壽先生方彊力善飯自如也季文心獨喜尋當發矣忽心動爲停數日裝而先生瘍發于背亡何遂卒季文以是得奉先生終事時人異之其冬伯子孚聞自商城匍匐歸始謀襄先生大事將乞銘當世之作者圖不朽焉而以其所纂遺事屬紹芳爲狀紹芳自弱冠時業已耳先生高行而又與其二子同年相善也誼何可辭狀

曰先生姓沈氏諱理字體道別號鐵山其先自河南徙居蘇之長洲數傳而諱思孟者贅吳江子孫遂爲吳江人高祖諱端曾祖諱本祖諱經爲醫學訓科以子啓貴贈南京工部主事啓自南工部徙北刑部郎中歷知紹興府湖廣按察司副使娶郭氏封安人先生本生父母也仲父太學生岱娶于孫客死無嗣先生出爲後先生孝友天至當憲副公宦游而郭安人病痿在牀簣間者二十六年先生旦夕視藥物候起居積

弗衰已憲副公病于留都又病于紹興先生輒兼程赴之不解衣而扶持者四十日又能代憲副公綜答官事如其意所出憲副公以此絕愛任先生而獨以郭安人病故不能恒從其卒業太學日當辭郭安人嗚咽不自禁退而屬其婦黃安人曰在婦惟汝在子惟吾今而代吾子者又汝也因實泣不能仰視久之憲副公罷政歸歸而里居者十六年先生所以娛侍萬端時致憲副公所厚善客雍容杯斝歌詠文義以爲歡

或憲副公意稍不懌則先生長跼請過色霽迺已後先遭孫孺人及郭安人憲副公喪擗踊甚戚至毀家以共喪葬少與其伯兄鄉進士察相師友先生警敏不如察而醇篤過之或以讀書不中程遭兄譙訶了無忤色察應南宮試病死客邸中訃聞而一慟幾絕撫視其孤男女三人甚于其子女爲畢其嫁娶二子並學成去爲諸生而後先生歎曰死者復生庶幾哉生者不愧矣初先生受所後父遺箸甚薄憲副公旣心憐

之而又多其孝養析產欲與諸子均先生跼謝曰某爲人後渠能計產贏薄且人子知養而已安問所受耶比憲副公歿而諸子復以次受分各遺貲千金先生則又逡巡謝曰昔吾先君時吾貧不能具饘粥吾義不以爲人後受父母財今幸小給何忍忘之遂讓弗受以推同母弟之貧者有女弟四家悉中落爲廩其生者而殯其死者宗黨間徃徃視先生若外府婚不時者爲之室死暴骨者擇地而予之人人得所欲去歲

大侵發穀贍饑者先後至千石邑之待而舉火者數百家然先生雅不好言利而獨與黃安人以勤嗇起家又用好施故無儲橐比黃安人卒歲入益衰而先生施不爲勸至貸子錢以佐之商城君兄弟一歲中成進士未幾封如季子官家勢隆赫矣迺又一切謝干請蕭然如平時或有以貨要者先生輒唾之曰吾幸徼澤先人以清白遺子孫二子克饗之古人云不厚其棟不可任重棟莫如德何利之圖時貽書二子以當

官三事相勅勉蓋其篤于內行嗜義薄利亦天性也先生少岐嶷不妄言笑比老常然居恒御子孫甚嚴小不若教卽譴訶隨之至於朋從游處亦往往以莊見憚生平無他嗜顧獨嗜書自陰陽儒墨故記當代典章及秘言佚史世不得傳者咸購儲之出入挾一編自隨竟日相對如客主然憲副公故博綜諸家常父子間問難每發一義憲副公率稱善先生亦退而自得也其於詩稱陶謝元白興到輒爲數章以見志尤愛

草書蓄古名帖日取模臨之嘗手造五色箋頗
自矜愛染毫落紙欣然色喜晚更泊然惟好佛
奉禮大士持十齋晨緝藏經讀一二卷以爲常
病革猶誦金剛心經聲琅琅也已則條然而逝
先生生以正德癸酉四月四日距卒之日享年
七十娶黃氏能佐先生好行其德者也先十三
年卒贈安人子男六長卽孚聞今爲商城知縣
次令善太學生次令成縣學生次令猷次嘉聞
府學生次卽季文工部虞衡司主事女二人孫
男九人孫女八人商城君兄弟卜以其年月日
奉先生厝于吳縣騎龍山之陽而窆以五月九
日嗚呼迹先生持操在闔閩之間而其所爲德
亦不能溢里閭之外然其斤斤謹質積仁絜行
有足稱者而况樹德植表以大啟厥嗣傳曰山
川出雲有開必先俾二子爲雲雨以澤海內而
先生固當與名山大川頡頏論功矣可闡名無
述而已乎故綴次爲狀以俟立言者采焉

寶菴集卷之十九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承務郎學海
顧君墓誌銘

宮贊學海顧君以癸巳二月二十二日卒于
家其孤縣學生同德以父友都諫可菴張君
狀走書乞予銘嗚呼余何忍不銘君顧君官
不蔽才年不竟志可思者什九而可述者什
一予所爲躊躇執筆而不忍下者恐天下之
以吾銘盡吾顧君也君司馬公長子幼有雋
稱以孝女學行聞于世母王淑人歿時君才

九歲哭甚毀已而念生不逮母則事繼母孫
淑人益加嚴每逡巡盤辟以陰伺淑人顏志
要于無違淑人亦憐愛君忘其非已出也孫
淑人有二子紹芾紹芬小于君十餘歲君皆
弟畜而師教之而從弟孝廉君紹夔司馬公
所字亡兄之孤也與君齒差輩行友愛尤篤
與共臥起相切磋人亦忘其爲異父母兄弟
也君旣以弱冠補弟子員焚舊所著文盡發
古人書讀之學益疾力文益老丙子遂舉于

鄉其明年成進士選爲庶吉士以湛思朗識
秀密溫富之詞爲館中最而會司馬公以藩
憲請告家居君亦卽移疾歸侍滫瀡壺觴之
外父子間自爲師友相與揚榷典章討論當
世之故甚具越三年司馬公起長憲山東尋
晉今官而君亦會告滿乃起補檢討與修
大明會典丙戌南宮與校士稱得士君深居簡
出不爲緒使無域外竿牘之問而清望都焉
俄而司馬卒于官訃至君哭幾絕出都門之

日色深黑流涕被面觀者皆爲感動迨服闋
當北上君戀孫淑人不欲行淑人曰而忘五
年前先大夫所以教子者乎盍趣爲裝君乃
勉奉淑人行而淑人故虔事佛欲以其便紆
道五臺山禮文殊君念不可中止又念非道
五臺則淑人固不行欲依違從之而交游間
皆切諫將毋遠游以禮文殊爲名不可且爲
君累而君則謂柰何以已故重違慈母心卒
奉以行然淑人雅耽薰修厭市囂意獨登五
臺止耳苦不欲居長安君涕泣留之不獲與
其初念違意已不自得會進

經筵日講官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
管理

制誥而爾時

天子方決事齊居不出御外朝君念已職講讀
而徒默默旅進退不能簪筆橐簡有所關說
失職甚意逾不自得遂具病牒當事者當事
者不可議予之假乃請假歸不兩年竟死君

未死前朝議欲用君又恐君不起欲暫用之
留京其爲人所急若此而君且不克待矣嗟
乎君哉蓋君通仕籍十七年里居居半而又
適當恭默之朝爲

天子侍從臣故其可記述止於此而君之幸不
幸何如也君性潔廉一介不苟取與念祖父
世清白吏得第後毫末無所增加已而小築
于崑山之陽讀書吟嘯其中輒復心口自訟
以爲場圃踰前人得無乃過其刻身自好如

此里人有暮夜懷金囑君君問公事者君叱
之去顏其堂曰遺清以見志逮卒之日而私
橐如洗幾且無以爲斂也人始知君生平且
因而歎息司馬公有泣下者然君雖廉而貧
獨好行義常立義學教族人卽稱貸應戚黨
緩急無所恡居常雖絕跡公府里中繇賦不
便者趨詣有司平亭之又出私困若干爲助
役倡人益以此多君焉余與君有世好丁丑
余在館謬爲君師君雖不數數造請然每見

君未嘗不心下也間而與君談軍國事及世
道士風之變未嘗不高目內憂彈指而三歎
也而今以誰正哉且夫今之循嚙泆忍與權
奇佻佚者更相笑也兩似不能相勝計必天
下有真恬淡乃勝僞隱真練達乃勝僞才余
耄且倦不勝任後來者其在君乎而君不幸
死矣然使君不死旦暮居余地操一無名之
樸以當衆庶求多之心人之知君惜君或亦
未必如今日時然則君之幸不幸未可量也

君諱紹芳字實甫別號學海生於嘉靖丁未
十二月初八日卒于萬曆癸巳二月二十二
日享年四十有七所著有寶菴集藏于家娶
周氏先君卒贈孺人繼陸氏封孺人子男二
同德縣學生娶于周周出同應府學生聘沈
娶何陸出女三適縣學生金履莊周出次歸
余從弟太學生元爵次適金壇縣學生于玉
理陸出孫男三緝聘許維雲孫俱未聘同德
等卜以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

于六保尚書清君父司馬公諱章志祖爲刑
科給事中諱濟皆以清直著聲爲名公卿自
有誌不具論銘曰

丞相宛宛導厥美七徙而崑德山歸五傳于
婁澤流水冠冕詩書世其里直躬寅清秉倫
軌貴而不富道所履賢而不壽天曷以子子
孫孫勿忘此惟其有之是以似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

國史

玉牒總裁太原王錫爵撰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前

賜一品服充使編修修撰侍講春坊諭德同修
兩朝實錄大明會典兼理文官

誥勅武職沾黃起居章奏國子監祭酒南京

禮部侍郎

召教庶吉士掌翰林院事知起居注

經筵日講官長洲韓世能篆蓋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前工部虞衡司郎中奉

勅專理河道年弟松陵沈季文書丹

初先君叨勸

講之列今蒙

恩賜祭一壇蓋異數也而求誌在

請祭之前故誌中不具錄亦不敢擅自增入
云

不肖男同德泣血謹識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學海顧君行
狀

萬曆癸巳二月二十又二日左春坊左贊善
兼翰林院編修顧君卒遺孤熒熒若不可以
爲生稍解則來謀葬余旣趣使決矣無復何
來跽以泣曰孤先君之不幸也年不逾下壽

志不酬平生有子不能爲而翁重今且就葬
矣遂使泯泯與下中同草木腐乎孤將謀諸
當世之名史官志其墓而願吾子狀厥行吾
子知先君非吾子莫能狀先君非吾子狀先
君無以昭可信嗟乎悲哉余忍狀君哉然余
實知君余卽旦夕不忘君則狀君奚辭于是
考君世系蓋顧自晉丞相雍顯於吳而吳之
顧氏特爲巨族族旣繁衍後遂徙而滁陽又
徙而崇明又徙而崑山是爲君之始祖伯善

則顧氏爲崑山人伯善生榮二榮二生觀勝
國時官市舶司正觀凡五傳而生珩于時割
崑山之東爲太倉則顧氏又爲太倉人而兩
家焉珩生鑑封刑科給事中鑑生濟

毅皇帝朝爲刑科給事中以直聲聞濟二子長
樅太學生仲章志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
院右都御史是爲君父司馬公元配
王淑人實生君君生而卓穎雖弱不勝體然
神采奕奕人固已自屬之矣王淑人歿君才

九歲卽哭毀如禮司馬公旣傷王淑人見君
哭輒加損又不忍見君哭以毀更撫而慰之
稍長益敦內行諄諄人倫司馬公繼孫淑人
君嘗以不及終事王淑人爲恨則以其所以
事王淑人者事孫淑人孫淑人性方嚴間有
小迂君爲之贖蹠舍七箸孫淑人解頤而君
始食之甘也孫淑人且多君之孝不必自己
出而司馬公亦自多其閭閻之內無間言甫
弱冠以明經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諸博

士弟子咸折年輩而讓君君則愈復下帷盡
發先秦古書而讀之與從弟進士君紹夔刻
厲切劘罔間寒暑益紹夔卽太學生樅之子
樅歿而司馬公子視之唯君益篤友愛人莫
知其爲異父母兄弟矣君旣肆力於學則其
學日長進而文亦日爾雅丙子遂領應天鄉
薦其明年丁丑登進士第選爲庶常吉士故
事吉士入館雖設有專督亦屬輔臣考校掄
其雋授史職而君婁校獲雋卒授翰林院檢

討居京邸日閉戶讀書懈事還往獨念念司馬公不朝夕少置時司馬公爲外憲方請告家居君亦竟移疾歸歸而侍司馬公討論經籍評騭典故考鏡古今治亂興亡之迹以資用世暇則與一二同志相羊山水酒酣耳熱矢口嘔吟人徃徃相傳誦之三年滿告起補檢討預修

大明會典丙戌南宮校士共以識鑒推君拭目君所拔果得名下士若干人一時時望翕然歸君而司馬公訃忽至君躡躅長號欲絕者再伏

闕上書請

賜贈葬

天子許之奔訃之日涕泗滂沱目眚盡燹道路觀者無不欷歔淚下比渡江石尤陡作來舟鱗次莫敢進而君竟渡竟以無恙人謂孝感所致云居喪悉遵古禮拮据庀窀穸以安司馬公而所以事孫淑人愈加謹孫淑人二子

曰紹芾紹芬君親愛之教誨之不獨以弟視之而已紹芾嘗有疾幾殆孫淑人泣君亦泣至調聲色而入視履屐不及限夜再三起無怠而紹芾疾亦尋愈迨當服闋君戀戀孫淑人不欲行孫淑人固勉之謂家世受

國恩司馬公未究其施先朝露以待而後人而忘之者非孝也君不得已奉孫淑人以行孫淑人雅信因果行將紆道五臺山禮文殊君既重違其意而交遊間以爲奉老親涉遠道

非計且禮文殊不可爲名致煩宦轍恐爲君累君伏自念吾於親承志之謂何藉令身負累而可以得親吾又何悔卒奉孫淑人行乃孫淑人結念在五臺無意入長安也君辛苦畱之不從則含淚而送之孫淑人歸而君嘿嘿不自得既補檢討遂進

經筵日講官尋以纂修功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

制誥歲當秋闈校士時又屬意於君若以爲三

輔重地非君不可而君意正不爾是時

天子方深居密勿簡御

朝講言者婁請不得報君自以不當言路耻爲
出位之言而鬱有湛思儼在

講筵陳危論引繩批根以感動

君心迄未有會會北虜肇亂廷議紛紜君重傷
時事之多艱未有能爲

國家効死力者而徒持寸管侍

文石食大官猶爲不得其職於是去志遂決具

疏乞假

天子以講讀恩

賜馳驛歸蓋君入仕厯十有七年一以艱再以
告退而里居者且八年立

朝不爲矯矯以飾名而一念悃誠可貫金石乃

其刻廉介潔則又無論也已君之始入仕則

茂苑爲主師其入史館則婁江爲館師二公

皆同里閭兼戚黨先後柄

國人爭趨焉而君自落落於尋常公會外絕無

私謁卽二公亦終敬畏君君初謀歸已具病牒不可始就假知君者謂君之歸意念深矣君歸益杜門謝事築圃山陽而爲樓居雜卉木竹石環之登樓啟牖則朝爽當前圖史映後偃仰歌嘯無不得也唯遇伏臘一登有司之堂有司非時請見多謝不與見俗故澆淳善莫夜懷金以求居間於有司高貲輩不悉君輒亦詣君君詫恚大叫柰何以阿堵汙我家世清白耶因顏其堂爲遺清以見志先是

司馬公稱清白吏無厚遺所居逼隘至不能容食指君旣盡推與二弟而別購山陽之居居後築圃庶幾苟完已內自訟此固司馬公生平所不能得者驟而得之亡乃浮吾量乎司馬公拓產無逾中人君寧自取其瀉鹵而盡割其腴以贍二弟租挈所入幾無以供歲將而於門戶之事又悉自一人肩之不煩二弟曰吾恐妨而綴學爲先大夫辱也紹夔之同父母姊二長適於周遭家中落生無以存

死無以葬君一一爲之經紀而次適於金善
病病且瀕危君憂甚計畫無復之爲撫諸甥
不遺餘力三族内外星處崑山太倉之間實
繁有貧者咸待君舉火君皆曲爲週全雖昏
莫叩門亡不應也而自以垂橐稱貸四出亦
所勿惜族子弟有有志可教者君爲立義學
羣而教之親爲督課如已子弟里有繇苦不
支因緩急於君君卽爲有司陳其疾苦調停
處置以就輕減所不可減者則又建助役之

議竭私庾以繼之里之人共德焉君不自德
也蓋君至性孝友砥節修正居恒翬翬温和
襲人不設畦畛峭塹而曾中魄磊堅確非其
義毛髮不可干嘗謂士君子立身必先根本
本之則亡而徒飾虛弔詭以務名高也者此
世俗之靡薄吾弗爲之矣亦以誠其子云君
在

朝則重於

朝在野則重於野世方以大用期之而不圖其

遽止於斯也君卒之日子弟相與哭於位支
屬相與哭於寢宗黨相與哭於廟肺附相與
哭於庭交遊相與哭於門外而至於田夫廛
叟公輿私隸無不相與咨嗟痛悼謂天道無
知哲人已矣於乎此可以知君矣而訃聞
天子傷之

特勅守臣祭之埏隧人共歆爲異數云君諱紹
芳字實甫生於嘉靖丁未十二月初八日享
年四十有七所著有寧菴集藏於家娶周氏

先君卒贈孺人繼陸氏封孺人子男二同德
縣學生娶于周周出同應府學生聘于沈娶
何陸出女三適縣學生金履莊周出次適太
學生王元爵次適金壇縣學生于玉理陸出
孫男三緝聘許維雲孫俱未聘同德等卜以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于六保
尚書浦鳴字圩之祖塋余與君雖非總角交
而自丙子同薦迄今十八年臭味相投襟期
相許殆無形骸爾我之迹矣余性剛褊遇人

以不平事輒瞋目髮上指冠而君時引之屏
處而數之且爾然信以死者豈謂是與君誠
余之益友也因憶長安邸舍早晚過從偶談
說當世立言君子每每爲人諛墓不辭用佞
共穢唾之余今日狀君而忍負此言以負君
哉第据實次第如右以告執筆者

同里友人張棟謹撰

寶菴集卷之二十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祭文

祭余文敏公文

天生名世以祚社稷云胡生之又奪之亟倚
公之生天才卓殊崛起西澗高步石渠識該百
氏氣雄萬夫人所不足公若有餘再踐成均菁
莪流詠屢典文衡茅茹稱盛名覆金甌望懸水
鏡爰自銓衡晉司鼎鶴匪夢匪卜維帝簡在

兩期之間補袞造 滕嘉績用章 皇眷有赫
方共倚公爲國柱石詎意溘然中奮而格百辟
銜辛九重軫惜嗚呼哀哉世所慕說祿位名壽
公邁其三僅一未偶迺厥遺芬固亦不朽造物
畀公胡寧弗厚顧公襟韻和風霽月灑然邁俗
宜享黃髮竟困二豎鬱鬱而歿以公宏抱吞吐
溟渤方在樞筦有待而訖什未及五長駕遂屈
士患無才亦艱遭時公際 聖明庶其兼之而
促之年又孰爲之雲之油油膏澤是起有霓作
焉雨忽而止止或尼之誰實尸此某等蚤習詞
垣晚陪秘閣有謀有猷爰咨爰度寔藉閎奇以
文虛薄豈不崇朝遂間冥漠旣喪右臂亦亡久
要誼迫公私使我心怵仰望箕尾公神莫招嗚
呼哀哉

祭呂文簡公文

代

於維粵西僻在一隅巖谷鬱盤中州所無靈秀
之氣磅礴扶輿所產非他毓爲鉅儒猗與文簡
寔簡且文廷對疑祥五色其雲載筆禁林有詞

雲菴集 卷二十一
云云嶷然衆中鶴在雞羣衆人以馳公獨以止
世塗炎炎公心如冰杜門一編泊然而已天清
日開公望蔚起掌制橫經並擅厥稱胄子之教
不肅而成爰贊三禮亦佐銓衡維 帝簡在爰
立是膺公在相位不動聲色含淳履誠順帝之
則是曰和衷是曰一德宇宙泰和公寔有力公
今乞身永介多祉 帝惟求舊庶其再起命也
柰何河清難俟豈古真人有化無死嗚呼哀哉
進爲國老退爲士憲生有令名歿有榮問聯翩
詰嗣圖南九萬條然去來公復何恨所念公存
天下恃之公旣去矣猶日望之公今大歸民胡
不悲矧于後進夙奉恩私迢迢五嶺縮地無技
漬酒告虔爰循故事公悼私哀蕪詞以寄公神
在天尚茲鑒蒞

祭王鳳老文

嗚呼公之宦績大者竹帛細者俎豆則四方之
薦紳載而馳之公之文章海苞地負唾珠屑玉
則詞林操觚之士豔而述之公之惠澤河潤九

族衣被游士則鄉閭之老與門墻之客爭戴之
以爲二天而芳之所爲竊闕於下風者則或天
下之所不能盡於公也惟公父祖皆有玄德以
升在卿貳公不惟名位先之而增修其業光於
祖考此一難矣公憑其先貲身據素封之名而
外散之客內散之園池圖史之玩室無麥奉囊
無餘錙此二難矣公位都八座而寒峻孺子欵
然見親文高海內而單言片詞動遭獎進此三
難矣三吳之鄉其土庠而水清其人浮以輕其

士靡而少誠而公宅心於淳託迹於厚華不掩
實心如其口翹然拔足於風靡之外此四難矣
至於蚤窺梵典晚究玄詮捐妻子以成家脫生
死而爲岸臨化毋怛二偈超然生旣清華死無
墮落此五難矣天下士或覩公之外而未矚其
裏或執公之初而未信其終嗚呼此公之所爲
難也豈惟難也其幾於全矣夫然公固已無憾
於世而世若有睠然不能釋公者何也薦紳者
希其大用操觚者攀其景光涸轍者藉其响沫

則又何能一日釋公也而矧於芳也以先淑人之故得從外孫之未行以先君子之素獲幸公益自附于門屏之雅故而公又不以其不肖而時誘進之勗以經世許以近道卽不敢當一焉猶將望公爲山斗倚公爲著蔡以規不辱平生之知而今已矣能不悲哉顧縻於官守不能從諸舅一哭總帷之前而僅緘詞一札以寫余哀卽不敢謂其言之必能盡公而庶幾公之或首肯於九京也嗚呼

祭少司徒盛公文

皖山峩峩皖水蕩潏長發其祥挺此人傑猗與盛公姱節寔繁旣耀廊廟亦賁丘園少耻章句湛思卓犖見性明心惟公之學其顏愉愉其訓湜湜頽仰孝慈惟公之德都人避驄京兆損駟一節秉憲惟公之修潢池坐銷左賢幾縛指顧就功惟公之畧洗厥滯寃哺厥餓饑孰生此民惟公之慈自保松柏寧論竈奧永謝權門惟公之操起貳夏卿廟眷綦隆公不少須翮其高

風宦絕暮金家仍布素爰青爰白厥有恒度理
至而文興至而詩刊藻洗華其實乃滋凡公建
豎以逮百行種種咸粹蘭芬玉勁爰有諸郎接
武天衢山林日長以樂其餘造物報公庶幾在
此胡不千秋膺乃多祉將母厭世歸白雲鄉遺
思在人巷哭塗傷某等後先諸郎嘗叨附驥或
偕兩試或講再世承訃淒其倍百其他南吊桐
城縮地柰何古亦有言人誰不死福德如公死
而瞑耳公聞斯言其必莞然漬酒告誠幸貺几

筵

祭沈茂仁文

嗚呼茂仁竟已焉哉子奮於詞厥稱妙才氣婉
而冲春波滌洞骨貴且堅玉瑛瓊瑰以薦廊廟
不介不媒子之爲操粹然其裏其芬若蘭其甘
若醴色無遽疾行絕浮侈韶歲登朝泊然而已
以子之文是曰華國以子之行是曰玄德持此
兩者翱翔翰墨坐躋通顯孰子能抑樹三不朽
又孰子極裁十餘年大命以邁譬若千里而中

道休昔此衆媵若子是優今者一蹶若子是讐
優旣何心讐復何謀嗚呼哀哉昔我同年進而
同館二十八友參差翩反我更與子心期欸欸
我矜子長子護我短誼本膠投利從金斷嘗試
與子較其遭逢子駿我蹇子哲我侗子之父母
白首雍雍我少及疆再懼鞠凶我寔羨子獨饗
冲融其里通德其境閭風我奉大諱忍死草土
子念老親暫亦解組相望一水夔然樂苦剡舟
稽駕跂若步武中間一書寂寥數語鬱結蟠留

以埃面吐朝聞單詞子困一豎夕走急足偵子
之愈再宿言歸子竟遐舉三年之別驟而終古
夜臺莫旦疇爲子伍嗚呼哀哉生無篋書高堂
損膳終鮮兄弟孤嫠誰殿白日飛霜青天吼電
慶吊難期凋榮隨變嗚呼哀哉凡厥有生宛如
朝露百年瞬息何早何暮亦有畸人終身窮固
槁死堪穴草木齊腐子嗇於年而豐厥遇乘化
去來如寐斯寤來奚以欣去奚以怖嗚呼哀哉
生不子覲死而哭之束芻漬酒亦奚以爲枯木

骨立寒風夜噫大河增瀾殘月鑑帷若子洋洋
來格于斯嗚呼哀哉

祭劉宮允文

緬惟詞苑號爲清曹筆札之外職罕所操亦有
崇寄乃當末路士亟需時見謂遲暮河清難俟
沒齒無施長駕短御自古所悲以今觀公豈不
信然磊落七尺奄至蓋棺昔對大廷氣凌霄漢
翩翩流輩讓爲耆彥兩佐國學山斗儀刑芄芄
樸棧以肅而成頃還經局次當柄用曾幾何時
云亡軫痛近惟永嘉遠則平津晚而驟貴彼獨
何人生旣不酬迺更客死紙牕孤櫬淒然旅邸
凡我同袍盡焉傷情陳詞薦醴以見生平

祭陳司寇文

我承公訃疾雷在堂匪挫我容寔劇我腸公及
先君偕舉于鄉名位所底庶幾雁行晚更客死
亦復相望公年差高公業差昌至所未究誰頡
誰頎公事 世廟朝陽之鳳職在弼違敢辭茹
痛九死投荒疑不爲動公事 今皇雞羣之鶴

衆或首鼠公獨諤諤砥柱在中狂瀾不躍公自
通籍強半居里山間蠟屐齋頭皮几寄傲如陶
和光學李 朝固楨榦鄉則著蔡卷舒維時遐
邇胥賴胡不百年贊我休泰人之無根實命匪
他國喪老成柰彼蒼何殄瘁興慨百身矢歌嗚
呼哀哉死者有知必求其朋兩好相值樂豈異
生先君泊公並遊蓉城一德靡爽斯言倘徵維
余小子公呼小友國士謬期迭塗或負涕豈無
從頽山沒斗孰明余恫不啻其口嗚呼哀哉

祭王麟洲文

嗚呼悲哉緬惟三十年之前翁以弱冠偕計京
師寔受先太翁之命以來交我先君先君視翁
丈人行也而翁顧少於先君可一紀而奇乃翁
忘其分而先君忘其年握手莫逆傾倒淋漓日
且不給常夜繼之當是時翁罕所交往而驟得
先君相與之歡固其宜也已而翁再起家日益
鼎貴又昌其文以與大翁夾轂而馳天下士爭
慕趨之其所交盡海內賢豪貴游宜其於故人

不無少落落而翁遇先君益親退而齒及先君未嘗不降心以相推也嗚呼此足以覘翁之微矣往年先君訃聞京師翁適以使入都吊不肖於苦次見不肖摧頓欲死之狀勉爲一言相慰至於哽咽不能竟其詞歸又再哭先君之柩有涕如縻嗚呼翁於先君死生之際其哀往悼居誠何如也比翁去而官畱都不肖以先慈不朽之計徼寵於翁翁是時病萌芽矣方盡謝謁文者乃獨以先君故辱銘其幽宮之碑未幾翁歸

自留都不肖候之榻前語語達生且曰若翁死而有遺思於人吾卽死而亦無遺詬於人吾行將含笑而從若翁于無何有之涯嗚呼翁於死生之際其始終信愛先君不衰又何如也翁聰明敏妙於世宜若少可而多易者而先君顧以敦夷篤靖見知旣老而彌勤瀕死而愈堅此豈復世人情朝合而暮離者哉嗚呼先君於世壽僅周卦數而識者方咨嗟以爲壽不媿德而令不肖抱終天之憾無已時翁又加嗇焉其能勿

悲乎雖然靜有竹素之業動有鍾鼎之伐居有
林麓之觀入有蘭玉之怡此皆世所謂吉祥善
事得其一且難之而况於兼焉者乎而翁具有
之則翁之視先君其嗇者一而贏者固已不貲
矣吾聞古之真人乘化去來百年亦旦莫生何
必樂死何必悲安知翁不驂蚪駕螭以遊閭風
之顛而先君肩隨之如生平時乎然與否與翁
不我告而我又何從闕之卒於惝恍冥漠而所
可追憶者獨其三十年來相與之跡耿耿若斯
而已不肖又安能勿悲乎嗚呼哀哉

祭少京兆華松王公文

昔先公之介特而寡與兮迨白首而可筭至轍
跡幾徧海內兮其稱久要者乃半在於里閭懿
公之相知兮獨蚤定於髫髻豈惟徵逐之詡詡
兮宜攷德如砥善惟宦路之漂搖兮紛出處之
殊貫至肝膽之遙合兮彌殷殷以繾綣晚並起
而登朝兮似漸遠之雙雁夫何先公之溘以
厭世兮永相望而不見當留寺之翱翔兮感向

寶齋集 卷二
笛而長歎昨用事於玄都兮爰累公以濡翰公
受狀而屬詞兮縻隻字之浮漉洵知己之不愧
兮表貞心於百練維小子之孱頓兮辱推情而
俯眷門通北海之刺兮驩奉太丘之宴自先公
之云亡兮寂寥乎鄉邦之遺彥維公歸然于舊
都兮宛士林之冕弁方嘉命之來臻兮修慶弔
之相禫嗟項瘿之何毒淫兮奄一潰而爲難追
先公之故交兮悅明星之在旦自今益其蕭條
兮攬虎賁而增戀矧匍匐之未能兮懷萬里而
淒斷聊寓哀於一詞兮肅將之以鬯裸嗚呼哀
哉

祭王少荆文

服尼父之明訓兮曰仁者其必壽采老氏之玄
譚兮懿止足之長久謂此弗信兮彼固履道而
矢口謂此必信兮胡又或然而或否吾黨之怍
怍兮指皇天以爲詬曰公之龐德兮乃弗臻夫
黃耇生含淳而抱朴兮表衆芳之歲蕤固儒業
之弗竟兮迺踐矩而蹈規齒不掛其惡聲兮曾

又削夫町畦宛居盈而守約兮恒在險而必夷
少纘承於先緒兮曾莫覺其封靡中遭家之鼎
貴兮愈抑志以自居攬末俗之披猖兮氣恣睢
而炙手猗廓落其大觀兮儼循墻而偃僂學不
必宦兮宦不必通貨不必殖兮殖不必豐取造
物之所棄兮俯衆庶之所爭夫豈不知馮籍之
爲盛兮庶以睎睥孔之遺風大器而薄載兮疇
量其弗任重仁而襲慶兮世咸幾其響應青天
兮電吼摧峰兮沒斗忽一豎之興妖兮溘風露

之莫保沈沈兮冥途蕭蕭兮總帷呱呱兮稚子
笄笄兮寡嫠奄一去而不顧兮竟有知乎無知
逝者無知或已兮有知者其寧勿悲余小子之
謏昧兮公折節而交善初旣禮余于賓席兮終
又申之以綬繯藹一德之相求兮愧非偶而在
選引百年以爲要兮冀申申其婉孌也胡一瞬
而背之兮倏慶弔之相禫也公寧弗念厥子兮
眇未離此髻卬也維相國之岩岩兮亶高門之
所宗追棣萼而敦葛藟兮誓陳義以報公庶以

寬後死者之責今又以慰九幽之玄宮驅螻蟻
之未能兮賡楚些以寫恫嗚呼哀哉

祭王和石文

代

維聖有謨曰仁者壽人亦有言賢必有後不著
不蔡若寄而取胡然兄也茲理遂負維兄之德
蘭芬玉剖外表貞廉家敦孝友密不覺煩曲而
非操維兄之才宜左宜右政卽游刃文殊享帚
出其一二衆則歛手暨先秦鐸遄歸吳畝追隨
詰昆萊服被肘海內望之參差山斗伯旣拜麻

次當結綬何遽溘然風露莫保年艾而止胤嗣
若掃疇豐厥與疇嗇厥受總總世間豈乏黃耆
彼又何人子孫多有程德論報而兄獨否天網
寔疎巫咸杜口嗚呼哀哉某等誼切同升敬惟
交久聞訃茲辰心焉如掎總帳空懸素車難趣
竟缺憑棺聊申漬酒靈之降兮悲風夜吼嗚呼
哀哉

祭外舅陸公文

萬曆八年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外舅陸公卒于

家其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訃聞京師越一日其
壻顧紹芳命其婦成服爲位哭旣而因南人以
炙雞瀆酒之奠致諸几筵而敬告之曰嗚呼哀
哉癸酉之秋喪余元妃難其繼者屢成而廢余
時山中家君報言有陸翁者有道而文家法最
高其女必賢以父卜子宜婦吾門余聞公名十
年于茲弗筮弗詢委禽勿疑公亦謂余是世家
子恭儉不惰足尚吾女兩姓之好諧若律呂我
旣婿公公見而喜曰是子者一日千里勗我立

節賢聖是程牖我屬詞淵源六經有所校商公
倡余隨當其會心竟夕忘疲公我婦翁亦維我
知匪我之知亦惟我師我觀於朝閱歲惟五不
見公久有懷靡吐五載而長何況終古昨歲南
鴻我書四詒公在山中僅一北書望以書來而
訃繼之嗚呼哀哉公德何邵而命何遘旣豐于
已乃嗇于天公之始志慕爲晏范時不我與厥
躬并困公之至行足感豚魚勢所不行戚者爲
疎公所得爲重仁襲義所不得爲逸樂富貴所

寶齋集 卷二 十五
得爲者一何其多旣不得爲又將柰何嗚呼哀哉以余孱鄙公期良厚欲報之德亡所藉手矢於他日少有樹立公與其休以是報塞公今已矣余復何云卽余有云公豈復聞承訃之初涕泣自語哭我婦翁哭我知已矧公之女從余京師相望萬里公病弗知擗踊自傷痛極而迷痛云極矣亦竟何追漬酒寓誠詞以告之

祭白泉二伯文

嗚呼吾伯之於先府君蓋再從兄弟矣然府君同產兄僅先伯父一人而蚤失之生平常有終鮮之歎故其視五服兄弟並如同胞無所不厚而諸伯叔間於吾伯尤厚吾伯闔爽恢奇有邁往不羣之氣而府君明允篤誠擇地而蹈操行不同顧兩心莫逆他人莫能測也府君通仕籍三十四年而林居之日強半每歲時操舴艋造吾伯之廬嘯歌浹日淋漓傾倒及他伯叔之接壤而居者迭主東道而吾伯寔以豪逸爲之祭酒歲必過過必歡其後業病痿矣猶曳杖而從

府君不言疲也卽吳中世族相望里人顧皆嘖嘖以爲兄弟之好他姓無有自府君再起官東省陟司留鑰首尾三歲時以吾伯未有起色爲念而徃徃追疇曩之歡恨不拂衣從之比病初作足力微輒輒自虞其痿也已又自解曰吾幸得如吾磧礪兄卽病不死吾兩病叟各使子弟舁籃輿過從猶不廢我嘯歌其始終鍾情於吾伯如此蓋猶有晚年握手之期而豈意天降大割府君竟一疾不起甫三歲而吾伯又繼之也

嗚呼痛哉雖然府君自比歲殊矍鑠容色轉少見者率以百歲期之乃竟一疾不起吾伯病十餘年顧無恙而壽高於府君三歲得數豈不優哉府君旣不免客死而不肖亦縻於一命越在萬里病不躬藥歿不躬殮府君殆虛生不肖而不肖亦虛稱爲人子已矣終天之痛無所復伸矣吾伯病十餘年幸未至委頓而吾弟蚤夜扶掖居常極甘脆之奉所以娛侍百方比易簣之辰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能不以凶歲儉其親吾

伯益目擊而心安之父子之間無纖髮可憾視
府君及不肖所遭何如也然則吾伯可以含笑
入地而吾弟之痛乃亦可以小緩於不肖矣嗟
夫生既相歡歿寧相捐紫霄太清之間乘龍驂
螭頡頏而嬉怡庶幾吾伯之與府君乎然而悄
恍希夷若有若無幽明闊然千載爲期則不肖
等之痛其有涯乎其無涯乎

祭金甥文

仲瞻仲瞻竟至是乎子病之劇余方卽塗諦而
視子形神羸枯乃萬分一冀子之愈還顧吾女
銜感而驅問關十旬余甫入都家音久壅久耳
以須乃承子訃心焉如剗浹月之別幽明忽殊
有婦則婆有子則孤嗚呼哀哉子之生也血不
華色前是三年骨露於臆余大憂之厥候莫測
子之家人諱言子疾甘也美疚罪也藥石私語
吾女相與歎息愛莫助之維病斯亟悔其晚而
噬臍靡及嗚呼哀哉子命則然余又何尤昔者
兩姓結爲綢繆謂將百年允也好仇子之不辰

實者集 卷二 十八
詒我以憂廿年愛女忽若贅旒嗚呼哀哉子而
有知寧無餘戀祐子弱息綿此一綫以及吾女
餘生可殿子而無知斯亦已矣未免鍾情吾不
如子萬里寫哀有涕如洸嗚呼哀哉

祭李太夫人文

衙門合祭

古稱內德靡越壺幃是惟喆嗣克顯其輝於惟
夫人姪節寔滋旣閒婦行亦敦母儀大淮而南
靈淑攸萃夫人承之篤生名世獨對 大廷蔚
爲國瑞手握鼎鉉斟酌元氣寅亮一德人曰相

君有開必先亦曰夫人譬彼山川出雨興雲膚
寸之合溢而入垠休哉夫人天錫爾後自天申
之百祿是湊番番封公衮翟偕壽繩繩孫子蘭
玉競秀密勿功成相車言還嶷嶷元老色養膝
前乘化去來翻然而僊千古福德始邁其全相
君陳情卽竈伊邇 皇慈愍惻祀有加禮鬱鬱
賜塋夫人歸只俯仰百年榮生哀死某等辱知
相君同紳館閣微聞彤史悲纏夜壑願言執紼
喟其未能酒清告虔不昧者靈

祭亡妻周氏文

嗚呼吾妻竟止是耶憶吾與子並在襁褓父母
爲吾擇婦因伯母周氏而得子于羣從之中時
時女奴自周氏來者道子之端慧甚具吾先恭
人必爲欣然曰吾子得婦以爲吾百年之歡將
在是矣迨子及笄而歸吾信矣其端慧也而重
之以勤儉有禮吾心竊自喜以爲先恭人雖不
及見而吾得婦如此亦足以慰吾母于地下吾
百年之歡信在是矣嗚呼至于今日吾百年之

歡已矣而吾先恭人之目其有更不瞑者耶子
故多疾然舉止端重殊不似夭者時時自憂其
病吾輒解之曰多病者不必天天者不必病也
孰意其竟夭耶再娠後卽銳不欲娠孰意其竟
以娠故死耶自室於吾且九年吾時遊學在外
其相與居室者不過四五年而已吾計以爲雖
暫相捐終當久與相處故舍子而出不然吾詎
忍以彼易此耶今年七月吾以應試將入都欣
然爲吾治裝忘其身之病其意不無以尺寸進

望吾也孰意吾潦倒如昨而子也遽棄我逝耶
回思出門之時語笑依然財五旬而入門則珠
沉璧隕瓦燈孤櫬煢然在堂即使鐵心石腸亦
何以爲情耶子居嘗謂我曰吾爲婦人所屬君
者無他他日幸死于君手惟以終事累君耳今
也病不及視歿不及訣殮不及臨幽冥之中負
此良淑子其謂吾何耶嘗有術者言吾歲在癸
酉當有厄子時時宛諫吾以畏慎吾弗信也孰
意吾之厄乃厄於子耶吾幼而喪母身居內庭

恒忽忽不怡自得子而明淑婉惠寔獲我心而
吾稍稍忘其憂孰意自今以往乃重吾之不幸
而滋吾無窮之悲耶今年六月子夢雷擊中堂
折其梁吾入都時舉觴屬吾以爲嘉兆孰意其
不爲祥而爲妖耶吾與子周旋數年自以爲生
平種種蹇薄幸有子耳孰意未及中道而遽乖
張耶縱吾不德宜譴于天以子之良淑不當享
有遐福而竟夭折可耶兩子幼小未諳痛割女
子頗解人意昨

相持而泣吾少

失所恃抱憾終

恭人遺事輒相

對泣然孰意諸子女再罹此酷耶嗚呼痛哉古
人云婦人依倚子與夫以吾與子之生平旣不
待相守以老以終結髮之願又不獲握手一訣
俾子齎恨以歿初以諸子女累積而至于病而
又皆不及視其成其爲荼毒尚忍言耶吾閱稗
官野記還覓再世之事徃徃有之每一念及髣
髴如睹如子之明淑或可冀萬一耶否耶吾得
婦如子而不克終蹇薄益可知矣吾生亦何以
自遣耶惟當撫育諸子女待其成立事子之父
母娛其老以畢子之志此吾之所以報子者也
茲月乙卯將厝子于先塋之享堂沈哀至痛無
從發之而發之于詞子其聞耶其不聞耶吾詞
有盡而痛無涯子其知耶其不知耶

卷之二十一

寶菴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奏疏

請卹典疏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丁憂臣顧紹芳謹
奏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

賜卹典以光泉壤以圖補報事臣父顧章志係
直隸蘇州府太倉州籍崑山縣人由嘉

靖參拾貳年進士除授行人司行人歷
陞司副司正刑部湖廣司郎中給假回
籍復除本部本司郎中陞饒州府知府
湖廣按察司副使告乞終養回籍親終
服闋補廣西按察司副使陞貴州布政
使司右叅政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未任
告乞致仕回籍起山東按察司按察使
陞南京光祿寺卿應天府府尹南京兵
部右侍郎不幸于本年八月十三日在
內不知所爲伏覩

卹典條例一欵凡兩京三品官未及考滿病
故者祭一壇減半造葬

大明會典內一欵文職一品至五品照依生前
散官果有功蹟合加封者例與加贈又
卹典條例一欵凡遇大臣亡故應得謚者除
文臣行查吏部將本官生平履歷有無
論劾詳悉開報外本部仍廣加咨詢稽

寶齋集 卷三十一
覈明實具由請自

上裁切惟臣父世荷

國恩位躋叁品已竊生前之寵敢希身後之
榮獨念

朝廷卹典匪但獎酬既往兼欲風勸將來儻
克協於公評終難忘於私覬痛惟臣父
忠孝自矢名行粗完入仕叁拾肆年雖
林居強半而所蒞之職恪恭匪懈恒見
紀於吏民歷官壹拾貳任雖跋躋罕遭
而通籍以來介特不阿每遠跡於權勢
晚遭

明聖游擢留卿慮悉軍民計安根本庶竭已疲
之力少酬

再造之恩豈意溘然齋恨長畢至於居鄉以敦
厚潔廉著聲處家以孝弟忠信成德爰
自束髮迄於蓋棺初終不渝表裏若一
凡此在曩時撫按之剡薦歷歷可查及
方今縉紳之公論彰彰有據臣萬萬不

敢私其所生過自稱譽以上欺

皇上而下誣先靈也查得隆慶肆年捌月原任
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萬曆拾叁年玖
月原任兵部右侍郎冀鍊身故各該撫
按題請

恩卹俱蒙該部查覆俯從優給臣父事例實與
相同而臣父貪戀

明時殞身官次臣叨塵

侍從阻絕庭闈旅櫬煢然苦塊失所哀苦荼

毒情實伯之伏惟

聖慈曲軫敝帷之仁俯加

華袞之錫

勅下禮部查照二臣例將贈謚祭葬全給

恩暉所燭朽骨復新不惟臣父九泉效銜結之
私臣子孫百世圖捐糜之報而凡百有
位皆知

聖朝與善之周也庶幾亦足以爲勸矣臣冒昧
哀鳴不勝隕越惶懼之至

給假疏

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

臣顧紹芳謹

奏爲夙疾陡發懇乞

天恩俯賜給假調理事臣舊患手足麻痺等疾
舉發無時然向來猶能勉事筆札恭撰
講章進

呈比於前月內忽然增劇沿及腹背拘攣
沉重邪火四攻痛楚徧作目今呻吟宛

轉動履俱艱伏乞

聖慈矜憫俯容給假以便調理臣犬馬病軀不

勝悚息祈懇之至

懇 恩回籍調理疏

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

臣顧紹芳謹

奏爲夙疾纏綿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以一介賤儒備員侍
從數年之間憂疢因仍半伏畎畝自去

寶齋集 卷三十一 五
歲以服滿赴

闕猥蒙

聖恩追錄微勞晉臣官秩未幾復掄寘講帷臣
方矢竭庸愚仰圖報稱乃不意自閏三
月以來所有麻痺舊疾日以增劇已經
具本給假伏蒙

聖慈准臣調理臣不勝感激因而杜門延醫診
視用藥今又半月餘矣同事諸臣莫不
延首久足以跂屬車之塵臣受

命方新銜

恩尤倍夙夜庶幾沉痾復起勉綴末行而連日
以來勢彌沉痾曾腹痞滿筋骨拘攣不
惟步履艱難漸致飲食減少自標及本
由淺漸深益緣臣稟受素薄攝理多乖
以致腑臟內虛經絡外壅醫者皆云病
根既固痊可難期必假以歲年專於服
餌萬一可愈臣自伏念世荷

國恩躬遭

明聖得以口耳之末學比於工瞽之獻忠此臣
之極榮亦臣之上願也犬馬戀主葵藿
傾陽臣獨何人敢忘斯義顧病深者不
可責效于旬月身廢者安能陳力於班
行今

皇上聖體萬康

旃厦之御非旦伊夕而臣偃臥私室策勵
不前愈病愈憂莫知所措人情疾病則
呼父母計惟有哀鳴於

君父之前而已臣查得先年講臣沈一貫于慎
行等先後以病乞歸並蒙

矜許臣情事相同而迫切過之伏望

天慈哀憫放臣回籍調理儻得屏除世故壹意
醫藥不至溘先朝露則臣致身報

主之時或尚有待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謝 恩疏

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

臣顧紹芳謹

寶齋集 卷三十一 七
奏爲感激

天恩躬承謝悃事該臣以夙疾纏綿不能供職
具

奏乞

恩回籍調理伏奉

聖旨顧紹芳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欽此除臣力疾望

闕叩頭外伏念臣章句豎儒草茅賤品洊奉
簡掄之命叨隨講讀之班方濯磨以承

下風敢偃仰而媮餘日而臣灾生福過疾與
年侵冒陳至苦之詞仰動

蓋高之聽

俞音下渙已安病悸之覓

寵數再頒過溢衰殘之望存優儒之故事
賜乘傳以長驅病骨難支念久甘于下澤微
踪漸遠

恩更沐于窮途誠稽古之至榮在養病而爲
濫且臣執經日淺曾靡啟沃之勞戀

闕心懸尚冀

威顏之覲而猥緣私請橫被

異恩卽大僚所不易遭而臣得之于冗秩自勞

臣猶未敢望而臣居之以病軀

雨露旣偏淵冰彌惕茲蓋伏遇

皇上紹隆

聖學

加禮儒臣

情必體於下交

恩每隆於異等致茲殊數亦及非才旣矜其

狗馬之私庸責以桑榆之效臣服茲

休命感徹餘生倘溝壑未填豈捐糜之是愛卽

膏肓難療猶銜結以毋忘臣無任瞻

天戀

聖感激屏營之至

應制

擬

御製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禱雨龍潭

靈應碑

朕嗣大曆服十有三載祇奉我 聖母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之懿訓兢兢治理 皇天降鑒
雨暘時若歲用屢登乃乙酉自春徂夏旱魃爲
虐地坼草枯百姓惶惶靡所控愬深惟弗德離
厥殃咎迺率百官步禱于 南郊分命重臣徧
祀羣廟爲元元請旦夕之命而陰暘屢作屯膏
如故惟我 聖母悼黔首怨咨之若彼憫余冲
人夙夜焦勞之若此間謂朕曰古稱興雲致雨

皆有神物以司之吾聞龍潭之靈舊矣苟足以
格天心徼 神貺卽無文咸秩而况職在行雨
祀典所載者乎因命某官某卽其地虔禱焉越
日而澍雨大應沾漑優渥自朝之野式歌且舞
莫不曰此我 聖母明德克饗 天心之效也
夫天且弗違而况於龍乎雖然雨龍職也龍克
舉其職而使朕得釋其憂勞以圖萬世之安以
昭我 聖母之明德龍之功亦焉可少哉於是
勒石紀其事而系之銘曰

歲維夏矣恒暘失節瞻彼雲漢心焉如結嗟我
聖母明德四徹屬是焦勞以匡我缺上下奠瘞
靡神弗宗龍寔司兩廼雩于龍潭之黝然龍游
其中萋萋祁祁隨禱而通跂彼有秋遂我田功
沾足之喜朝野動色昭格所繇歸余涼德余何
有焉 聖母之力 聖母弗居曰 帝臨汝蒼
蒼冥冥誰徵 帝所有物蜿蜒爲 帝行雨我
圖爾功聿新其宇益闡厥靈用漑九土億萬斯
年我民爾祐維茲崇報勿怠以侮

擬 御製壽安寺碑

都城西可二十里而遙有山如率然縣亘無際
其間爲禪寺者至不可勝數而獨壽安寺最著
蓋自我 皇祖成祖文皇帝定鼎幽燕而西山
起太行蜿蜒北走屹爲肩背其地益重而自我
英宗睿皇帝逖考前代之遺跡重構茲寺 憲
宗純皇帝增建浮圖恢基表剎更 兩朝後先
褒賁而茲寺遂以瑰瑋壯麗甲於西山而其地
益勝今去之百二十餘年矣琳宮寶相風雨摧

剝歆傾漫漶喪其舊觀至於禪誦蕭條山林慘
沮而朕屬以恭謁 祖陵還蹕茲寺覽襟帶之
形勝睹象教之崇嚴追其始締造勤而今不免
漂搖銷歇之感爲之喟然興歎爰捐內帑鳩材
僦工命其官鼎新之工始于某年月日訖于某
年月日主者以聞請勒石紀其事朕惟西方如
來之教儒者至詆爲異端顧其清虛覺慧之指
與夫善惡果報之說有足牖世而警俗者前代
人主過崇其道剝形屏事醇用以治身治天下
意本徼福而迺以階禍此非佛法本意也若夫
稍飭象教以昭示氓俗使悍者望而革心愚者
跂而慕跡亦於治有助焉 先朝締造之意儻
出於此歟而朕嗣大曆服於茲十有四年海宇
謐如號爲太平或有崇護者尸其功乎未可知
也則夫尋 祖德廣妙因以輔成上理將於是
乎在遂作銘詩以詔無極其詞曰

磅礴太行千里逶迤散爲支峰作屏京師釋教
漸焉下有仁祠在唐始構迭盛而衰何利何鈍

寶者集 卷三十一
乃繫其時猗嗟我 祖朗照弘慈遭世承平以
莫不治乃睠斯寺卽而新之暨余冲人六世於
茲大業彌昌人物阜熙惟佛之力惟我 祖之
詒歲之邁矣厥跡云摧法故無滅象有陵夷孰
表天造疇覺羣迷是用愨然有概余思余所節
縮帑有餘資余所營度昔有成規珠宮貝林峩
峩陸離佛日普照人天嬉怡將作不煩維余之
私雖曰余私余無私祈壽國祐民以大芘我不
基如彼淨土坦無憂危又如恒沙千劫不移爰

著信詞勒之豐碑以永後觀以播前徽

擬撰 勅諭朝覲官員

朕纂承 祖宗大業奉 天子民十四年于茲
夙夜靡寧孳孳治理寤寐太平之盛所與共此
者則惟爾藩臬守令之臣寔重賴焉往者權臣
誤國以煩苛刻急爲治外吏從風而靡以故下
情壅而主德罔宣吏習媮而民生轉蹙朕雖焦
勞望治于上而百姓冤苦失職無解於下厥咎
遠矣朕旣深惟化原掃滌苛政至於長吏貪酷

憲臣不法者一皆據律重懲業已明示鄉往顧
樂驚擊者多不屑夫循良競虛恢者自難同於
悃幅或多文少實以彌縫爲治辦或詭時趨便
以頽弛爲忠厚舊風未革新弊復滋此皆吏治
之蠹而天下所以不安其生也朕甚病之豈上
焉者申令之未熟而下焉者導揚之無自歟茲
當來朝爰稽 祖憲大行彰瘡而盡汰斥其無
良者吏道庶幾一清矣爾等旣與存留各還舊
任其與在任諸臣益務精白迺心恭勤厥職視
民若子理國如家毋謂朕視聽不及而懈於檢
防毋謂百姓耳目易欺而恣其胸臆俾政平訟
理吏畏民懷海內底于泰寧則惟爾功顯陟崇
階朕不爾靳如或敢爲謾欺肆於民上職業耗
廢貪暴日章彛憲具存亦莫爾貸懲勸之路昭
然甚明爾等其欽承之故諭

訓錄類編守法引

臣等竊惟人主所以綱維天下之治者法也法
立而有常斯治定而可久故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此言守法之效也何以明之法之始創也
也大抵出於草昧經綸之主見事熟而持慮精
諸所注措類足以詒千百世之永利而後來者
不深惟其本始猥以一時利害之細遽起而紛
更之卒其所得者常不足補其所失而國家之
患往往遂醞釀於此蓋其敝匪直愆忘而已若
貞觀之法變而唐衰元祐之法變而宋弱豈不
爲炯鑒哉欽惟我

太祖開基精思極慮事制曲防而尤惓惓以守
法著之訓辭 聖謨遠矣洎乎列聖孳孳紹述
罔敢失墜以是 道揆旣昭法守咸一治平之
軌於 今益烈焉然或者以歷年二百法久蠹
生將不免改絃之勢夫治天下若治室然室久
而敝或葺其椳櫨或新其丹雘已耳未有舉其
堂構而驟更之者也以我

祖宗之法秩然如是不務修明其故事而輕議
改革斯保治者之大戒也至於與時消息揀弊
補偏不過一整齊間而益使法令明具可以萬

世長守而無過此乃所以爲善守法者我
皇上今日之所當垂意者也

擬撰

御製明心寶鑑序

朕惟有生之類函靈秉智初無相遠而其究也
至乃吉凶殊操殃慶異門何哉良以利欲導前
習染驅後相靡相刃遂喪厥常然而直溯原本
則幾希之良炯然斯在惟其有導而驅之無觸
而反之以是人務師心之行戶鮮可封之俗皇
極之不暢於天下厥有自矣朕以萬幾之隙諏
經學古間閱所謂明心寶鑑者大氏旁蒐徃籍
博簡名言期以牖啟羣迷偕之大道意有所會
卽微之乎叢談野諺時有所不遺而義不蘄深
至古聖賢之奧言妙道庸有所不必盡俾賢者
鑑焉必將恍然漸闕其精而不肖者鑑焉亦將
灑然樂去其故回心鄉道沛乎同風此朕所以
建極錫福之意也而深有跂於是編之助矣爰
序而梓之嘉與海內臣庶歸我皇極者共焉

擬撰

御製明心寶鑑跋

明心寶鑑梓告成朕既序其篇端矣詳厥義例頗錯出不雅馴儒者之論必以為六經孔孟之遺言方炳烺海內士之衿紳而服習者入焉而各足其所慕豈不偉哉而惡用是瑣瑣者為雖然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其闕深奧衍非博弗該也非睿弗通也即衿紳而服習者猶難之而柰何以槩諭諸人人也語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故笑詼之感或捷于顯諍怪冥之懼或峻于刑辟而况語匪詭聖功能牖俗者乎夫兩曜迭升而熾火不熄世固有不容以大廢小者語不必該貴其近旨不必奧貴其實此朕表章是編之意庶幾以為夫人而可與於知能者也用申之末簡云

道藏經跋

臣惟道家之言昉於黃帝老聃大指在清淨無為可以治生可以治天下而自後世驚於怪奇

寶齋集 卷三十一
於是符呪科懺日滋月長寢以淺陋溺其質矣
雖然蘄於使人禁非懲過避罪而徼福其用亦
烏可少哉欽惟我

皇上含靈體化坐運於穆清以治身治天下業
有效矣而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柔靜慈儉動與天
合永惟所以福 國祚民爲我

皇上祝延萬壽者則出道藏若干施諸祠觀於
以暢玄風臻上果益自黃帝老子以還源遠而
流益分至我
皇上始妙契其體而我

聖母復弘闡其用庶幾睹 天地之大全乃若
昭格響應之理則諸經固詳之以我
聖母一念雖在淵默之中猶足以上徹 重玄
下覆九有而况 德意章章如是其交獲天人
之助臣等直執券而俟之矣

佛藏經跋

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將印施諸佛經作無上果一以祝延我

皇上無疆之曆而推其餘以佑國莭民意甚盛也既命臣等爲之跋臣等歡喜作禮而言曰臣聞佛力所暨足以弘濟萬品攝運百福其用至闕以鉅而其法寔本於心故其持論以爲自性卽佛性心淨卽爲淨土而願生西方者其則固不遠也我

聖母躬履至尊智通無累卽心卽佛夫豈間然於以導迎勝果則其繇慶祚於億載播功德於十方固慧力之所必該而善根之所夙固者矣允若茲彼環四海以爲帶者疇非樂土何必云西方哉何必云西方哉謹跋

擬撰

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

朕聞佛氏之教以無爲宗以真如爲體以慈悲濟拔爲用其弊使人堅苦而難從愴怛而不可詰儒者蓋諱言之雖然其清淨也以之治生而

寶者集 卷三十一
超死生其慈悲也以之度世而躋極樂得其精
可以使人虛已而游世得其粗亦可以使人避
罪而修福蓋有蚩蚩之民束之以周孔之教或
玩而弗入而一聞如來大士之名 則肅然歛
衽攝之以理官之法或痛而弗改而驟聞三塗
六趣之果報則瞿然易慮然則道之所擯俗之
所顧而化也善拯俗者徃徃因之以牖教羣迷
輔成王略是以其用久而不廢于天下蓋經廠
之有藏經舊矣其函爲六百三十有七其卷爲
若干爰自三藏聿興幾與六籍侔盛而授梓未
及闕軼猶多洪惟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慈以成慧性能生
覺既孚 陰教旁究內典悼妙因之有漏愍玄
風之尚鬱於是施財庀工續加校刻爲函凡四
十有一爲卷若干法籍大備宗教蹟然歡喜讚
歎靡間道俗於乎世之淺乎窺 慈旨者以謂
不過廣樹福業祈獲勝果而已又不然以謂不
過紹隆三寶取證上乘而已而豈知牖民誨俗

之微權將有出於臣民擬議之外者蓋朕嚴奉
大寶十有二年于茲方畧教導彬彬咸具海內
庶幾鄉風而顧以方隅之廣性術之變其間冥
頑弗若自底厥戾者寧必其盡無也以我
聖母慈聖平等之念其欲導迷方于彼岸登寰
宇爲淨土何嘗一日不塵之于懷茲舉也或以
悟周孔之所不能悟而繩理官之所不及繩庶
幾使天下皆斷惡而從善離苦而得樂乎永惟
朕之所以孳孳夙夜臻茲治理者

聖母誨迪之功爲弘而

聖母之所以不降筦簞助宣大化者卽若茲舉
亦未爲無裨也夫道有迂而相成事有緩而若
切取儒者之所諱以爲用非我
聖母炳于大道徹方內方外而一之其疇能及
此而非朕日侍 庭闈祇服 慈訓又孰能窺
而述之刻告成敬書以弁諸首

擬撰

御製通鑑博論跋

通鑑博論刻成朕既序其意簡端矣載惟治道
之隆汙繫人主好尚若我

聖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然而投戈講藝孳孳
罔倦以故文奕於昭代教孚於宗子如寧王者
遂能蒐擷舊聞揚榘千古勒成是編蓋我

聖祖淵默所注文治響臻斯其烱效已朕自嗣
服以來丕服 祖烈屏斥百嗜萬幾之隙游神
六籍每值會心輒爲表章至詳覽是編述往昔
昭勸誠卽義例不必盡醇而一時

聖祖賢王相與恢張文教之盛具可攷焉乃知
佑啟之功馬上爲劣博雅之譽河間非最朕雖
涼德而一念繩武右文之思靡所不厯儻庶幾
不與玩物喪志者倫耶故申識末簡庸詔來者
云

寶菴集卷之二十一

